

## 【发郊】夜桂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0714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07141>.

Rating:	<a href="#">Mature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9 Words: 4,595 Chapters: 1/1

## 【发郊】夜桂

by [Starchdose](#)

### Summary

少年竹马于西岐再聚，馥风朗月，一晚夜叙...

### Notes

本来是立秋写的，写到了中秋。灵感来自于这首词。

恨君不似江楼月，南北东西，南北东西，只有相随无别离。  
恨君却似江楼月，暂满还亏，暂满还亏，待得团圆是几时？  
——吕本中《采桑子·恨君不似江楼月》

最前方骑白马的少年白袍银甲，他们一行辅一从地平线上徐徐而来，那少年便拨马来迎他。在他的记忆里少年人的额发总是绒毛似的或横着或竖的冒出抹额，但今日，这发髻却簪的很整洁。走近了看，少年右臂上还戴着白麻布的带箍，原是西岐的世子新丧。

殷郊穿着一身玄服，暗色兜帽，着皂靴。从昆仑仙山纵马西岐，虽有仙差护送，但毕竟姜子牙已是凡身，殷郊也尚未修成法相，只得肉身受累，一路风尘仆仆。姬发的马兴奋的绕着他走了两圈。新钉的马掌叩地，竺竺地响的清脆。

这一年来姬发自回到西岐，九死一生，为兄长治丧后便与侯父谋划，号领五方诸侯讨纣，一刻无得怠误。天命所召，他本一介凡子，也只得裹挟于其中。他无数的事想讲给旧日挚友。可虽短短一载，一双宫门贵子，生离后又是死别，即便是美梦中都不敢肖想的重逢时刻，酝酿许久，两人谁也没开口说第一句话。

老仙家笑道。你与我讨问一路周公子的事情，如今见到，怎么这般无话？

殷郊颌首。罪子殷郊，还请公子原谅。未能脱帽行礼，实是因为肉身尚未还阳，皮肉不可曝于日光之下。

殷公子归心似箭。要我说，也不在这一二十日。老仙家嗔怨，连师尊也留不住他，他是不会听我的。

姬发听罢，心下难过。他并肩并足的友人，不知道他在这分别一年再入世时，如何能接受外面乌云蔽日，山河震颤之景。他由死复生，肉身重塑受尽怎样的折磨。

不，不...你受苦了。姬发说着，喉咙里酸楚，眼眶发湿。

殷郊的脸笼罩在落日的光线中，看不清面目。他叹了口气，我一切无碍，多谢公子厚待。

见他言寡，姬发也只是攥起雪龙驹的一簇马鬃在掌中摩挲，捱过这段沉默的路程。

他实在是无时无刻没有牵挂殷郊。凡仙差到访，必要亲自托嘱转交，衣食物件，每一件都是他亲自悉数理好。知道他转醒的那天，新继任的周少主，宣布大赦封地，十日施粥。他想过昆仑亲自探望。仙家相助，路途不是最艰难之事，但竟总也是脱不开身。一是新岁将至，内有封地百姓越冬诸多事务，外有商王征讨，合纵连横之要迫切，时刻不能松懈。他有很多话想对殷郊说，但他又不知道如何开口。他也恨自己无能，恨于兵荒马乱之中的慌忙败走。就像幼童归家，见到亲近之人总会无来由的哭一场。见到殷郊，他既愧疚又委屈，感觉压了很久的情绪仿佛有了出口，鼻子很酸。

马蹄交替，几人行至仪仗阵列前。年迈的周公坐在步撵上，远远的便向他们招手。

殷公子。老人不便站立，便从步撵上探过身去，殷郊俯下腰，回抱住他。老人身体已然枯槁，但拥抱的力量却并不小。

叔父。殷郊上次见到西伯侯是在朝歌的地牢。谈不上甚深交情，但此时见到老者却觉得无比亲切。长公子之事，我听闻也是惊恸不已。身为成汤罪子，我实在...愧受如此仪仗。

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西岐虽是偏僻小地，这仪仗却再不为朝商所设，而是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故人。老者轻抚其背，孩子，回来就好。

众宾客简单梳洗休憩，后西伯侯与太妣于太白山离苑设宴，以迎贵客。

宴中，酒还未过二巡，就有甲兵来报，以军机要事要讨走姬发。姬发只得向宾客请辞，然后匆忙离席。

等做完部署，众将散去时，离苑也早已宴毕，众人各返宅邸休息。大战再不过数日恐怕就要打响，虽未见兵戈，但各阵俱已剑拔弩张。姬发本想再看看车舆图，但头疼欲裂，只得倚着床榻暂且睡去。

天雷震颤，少年一袭白衣，纵马跑在前面。不是西岐的景物，也不是朝歌，沿途盐地不生寸毛，像是郃羌又或是犬戎的地舆。

狂风大作，自己在后面追赶不及，便喊：去往何处？少年答他：要以吾鬼侯剑斩落霹雳。向天讨问说法！姬发惊道：莫做傻事！他脑子疯狂运转，这位少年竹马向来一意孤行，不知如何能劝住他。

我与你同去！我，我自十岁便认定要追随你，自当与你共举。前面白衣少年的身影慢了下来，收缰驻马，转向他来。

姬发，你不许过来。此事乃我一人之事。天欲诛我殷商罪人，可为何牵连无辜生命枉死不绝，倒留恶人孑然一身。白衣少年仰起头，向天空怒吼，任由雨水打在脸上，顺着颌角，滚落进衣领里。所谓天谴，便是使骨肉相互残杀，生灵涂炭吗？如此搁置性命于不顾，这

样的天，汝也值得凡人敬奉吗？

少年双手持剑，以剑尖指天。  
随后天雷滚落，映的旷野有如白昼。

不要！姬发惊的一身冷汗。

不知道是多少次做同样的梦。他觉得造化可笑，即便梦里，他也没有一次能阻止失去他这件事的发生。午夜意识愈症，他逐渐有点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

殷郊呢？他真的回到自己身边了吗。这位总是自毁倾向严重，在危急的关头被自己救下的好友。他还有这样的运气，可以在长夜里听着他的呼吸，为他一夜担忧吗？

他披了衣袍，去东阁。一定立刻要见到他。哪怕已是月上桂树，朗星坠枝，是夜已深。他小跑到殷郊的门口，坐在门前垫台的矮步梯上，也不知道在等些什么。  
西岐的夜风比朝歌的凉，焚烧了的麦秸秆，沙土混合着桂花的味道。父亲的府邸上，植了许多金桂，立秋刚过，正是开花的时节。他看到一只角虫顺着窗缝，正在爬进屋里。他的思绪也随着角虫，越过窗楞，去见他朝思暮想的人。

殷郊也没有睡着。  
窗户纸上，月光打得影影绰绰，外面的人影坐在那有半刻钟了。他眨眨眼睛，有点恍惚，仿佛回到了朝歌那些年。每次他挨了罚的晚上，他也总是坐在自己门口的台阶上，一坐就是一夜。

他起身，推门出去。把坐着的人吓了一跳。见到他，姬发讶然又欣喜。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便把抱在怀里的兔皮裘抖开，披在他身上。

我不冷。殷郊抬眼瞅姬发，看到对面人的眼底亮晶晶的。

刚从床榻上下来，又一身单衣，等你冷的时候，怕就是染上西岐的风寒了。

殷郊垂眼，好像是笑，但语气平淡。把里衣的领子往下拉了拉。

一道暗红色的痕迹，绕住他的脖颈。爬的粗细不匀，深深浅浅，像是胎里带来恶记。相当刺目。

放心，我不会再染风寒了。

姬发喉头一紧，说不出话。  
他感觉就像受钢针猛刺肺腑。可能还有心肝，或许脾胃。  
他控制不住自己，倏尔开始抽噎起来，一下两下。瘪着嘴，豆大的泪从脸颊滚下来。他慌忙捂住自己的脸。别过头去。

殷郊没见过好友这样的情绪爆发，即便是一起经历过最艰难的那些时候。他向来嘴笨，本不擅长为别人舔舐情绪。未断七情前尚是如此，现在做的自然不会更好。

他拽住姬发的手腕，逼他看着自己。你看，你看，一块疤罢了，与战场上那些疤无异。

他不愿见姬发为他如此痛苦。殷郊感觉早已经没有跳动的胸口很钝。

姬发红着眼眶，环抱住眼前的高个少年，把他用力裹进裘皮的白色薄绒里头，把头埋进他肩头。  
从前千丝缎裁身的贵胄，八百质子里拔得头筹获赐鬼侯剑，烈性的少年将军，如今苟且于这样残破的身躯里。姬发想到与他情深至甚之人遭受的苦楚，只感觉自己的血被抽干。
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...

颈侧的人一直带着哭腔小声重复。姬发咬着牙，把初秋深夜泪水打湿的脸颊贴在他的脖颈上，很凉，反复碾探。

就像无数夜晚的噩梦成真，他确实感受不到殷郊的脉搏了。

不是你的错，我不怪你，殷郊回抱住他。泪水涟涟的少主又哪愿意松手，两只胳膊环上，紧紧勾住对面人的腰，整个人贴在他身上。两个经历了生死的少年，站在廊下，倚着月光的重量，把自己融进对方怀里。

夜半西风寒凉，簌簌叩门，两人躺作一处，本是有一肚子话要说与对方的。

但少年友人的下体此时正在一颤一颤的跳动，磨蹭着抵住他的。殷郊舔了舔嘴唇，一时失语。姬发却垂下一双泪眼看他，显得无辜可怜。

姬发看着身下的男人，五官高挺俊丽，与西岐人不同。西岐人食谷，脸长的平阔，像哥哥，慈爱仁厚。他刚到朝歌时，甚至被商王妖冶威武的脸吓得不敢直视，躲在人后面。后来，大王教他们要勇武，食生肉，向死而战。

殷郊长的像商王，却也像王后，生的坚毅，眉骨深邃，含住两只狭长星目。却又绮丽，他落泪时更美。未有泪时欲先诉，显得受了极大的委屈。姬发总在肖想着咬破它。撕咬虐待这两块饱满的，海棠色的嘴唇，就像现在。

他吻住殷郊。吻的太紧，脸颊都整个贴在对方脸上，屏住他高挺的鼻子。年轻的少主不擅于亲吻，吻的乱七八糟，牙齿刮碰对方柔软的黏膜，殷郊疼的呜咽，又喘不上气，勉强挤出一声抗议。窒息感强烈的甚至让他难以感受到嘴唇上的疼痛。殷郊用胳膊去揉姬发的肩，脸却被姬发双手扣住，摆明是不亲到满意不会放开。直到他因缺氧的生理泪水打湿两人交黏着的皮肤，姬发才惊愕的放开他，嘴角牵出一丝水迹。

姬发用手指沾了沾自己的脸，难以置信。反应过来，又慌乱的用里衣的袖口沾对方的脸。殷郊推开他，嘴唇红肿。用手腕抹了两把脸。

...死，疼吗？姬发没来由的问了一句。

什么？殷郊在情欲里挣扎，艰难的整理他的话，

死疼吗。姬发倒是很坚持。就是，崇...他杀你的时候。

不疼。殷郊有点好笑。明明鸡巴还灼热的贴在一处，他倒关心起些陈年旧事。没你刚才咬我的疼。

嗯...姬发搂紧身下的爱人，他如此爱他。爱他以健忘奚落苦厄，却永远赤忱热烈。

姬发细细的吻过身下人每一寸皮肤。用舌头舔湿他腹部的毛发，然后轻吻他的阴茎。殷郊打了个颤。顺着柱身，姬发慢慢舔舐他的囊袋，然后把整个柱身含进嘴里，用手压住耻骨肌，将他吞的更深，用舌头逗弄出声。

殷郊侧仰过头去，脖颈处的皮肤拉的透明。下颌到耳根滴血一样红，小声呻吟。双手被扣在身侧，难以消解的快感裹室的他几欲晕厥。

姬发抬起头，红着眼睛打量殷郊。只要是带有性征的一切身体器官，在殷郊身上，都像他那张脸一样漂亮浮夸。他咬住殷郊突出的喉结，狠狠吮吸，把脖子上薄薄的皮肤吃进嘴

里，用牙齿撕碾，动物性的。殷郊一边颤抖的濒临高潮，一边哼出尖锐的，撒娇似的细碎喘气。姬发用一只手撸动他的阴茎，唾液混合着前端小汨淌出的前列腺液，另一只手掐住殷郊的脖子，拇指轻压住喉结，果然身下人就立刻不发出声音了。殷郊皱起一侧的眉毛，张着嘴无声地喘气，然后又是接吻。姬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无意识的对身下人施虐。但眼角绯红脸颊上的水汽让他现在看起来重新像个人了。

不...放开... 殷郊声音嘶哑，浑身发抖。大腿的肌肉紧绷着，无意识的顶胯。他慌忙去推姬发的手。不要射在好友的手里...如果向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宛转求欢也算有尊严的话。

姬发不肯，将他的手臂压向胸前。殷郊觉得眼前发白，即使是闭上眼睛，他也觉得头脑迷糊成了浆子。他星星点点的射精，好像很久，顺着姬发的指缝溢出许多。还有自己的小腹上，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地方，许多次。殷郊用手臂遮住脸，说不清是餍足还是羞臊。

射了好多，很爽吗。姬发贴着他耳廓耳语。沙沙痒痒的，很舒服。

殷郊他闭着眼睛，小幅度的点点头。姬发拉过他的手，覆盖住自己的性器。那里早已经滚烫鼓胀，被他碰到更是跳动着不住昂扬。

殿下。那...我可以吗？姬发小声道。

一瞬间，说不明的晦涩感情涌上来。记忆中这个称谓，只有姬发最愤怒时才会以这样的方式激他难受。他想着姬发生气时，对他冷着一张脸，胁迫他屈从的样子，感觉一阵小腹过电。他轻哼出声，抽出手来。捧住对方的脸吻他。

虽然做足了润滑，但情欲消解后的性低谷还是让殷郊咬着牙皱起一张脸，生受着下体的插入。殷郊觉得肠子要被插透，痛的浑身哆嗦。但比起生理上的痛楚，他竟更贪恋这样时刻的亲密。姬发低下头，撩开他脸上冷汗沾湿的头发，别到耳后，亲吻他的脸。乖，再坚持一下...我好爱你。殷郊把头转到一边，像在顺从的默许，用自己的掌根抵住眉头，克制浑身肌肉的痉挛。

姬发掰住他的大腿，指头摁压的地方被摁出肉痕。殷郊的骨骼算大的，但却有一个窄窄的胯，夹住他腰的时候夹的很紧。姬发用力顶他鼓胀的臀肉，每次插入都会描着对方腿间的轮廓，挤他的囊袋，腿间沾了两人湿热的体液，弄的很响。在姬发最卑劣的梦里，他想过殷郊在床上许多样子，欲求不满或者浪荡，却从未想过竟是这样隐忍和乖顺。姬发看着身下人吃痛，小声呜咽的样子，颤抖着射进他肠子里。

他没有撒谎。他总是想这样做，从很早以前就是。想看对方被健硕肌肉撑鼓的，微隆的小腹里装满自己的精液。要在他的皮肤上吻上痕迹，每一寸。

姬发翻过身，把头枕在殷郊的胸口，孩子气的用十指扣住对方的。

我向你保证，姬发的声音瓮声瓮气的传来，鼻子有点堵。上一次分别，是我们最后一次分别了。见身下人没答话，他仰起头撞了撞。行吗？

殷郊用下巴蹭蹭胸口上的脑袋。行。

屋内案台的影子又拉长了些。夜大抵不长久了。

殷郊睡不着，借着黎明的光线，打量倚着他睡去的恋人。姬发头上，竟已经生出些缕白发。虽然在闭目浅憩，见眼皮轻轻跳动，睫毛微颤，怕也是睡的并不安稳。毕竟这一仗，不日便要打响。

他睁着眼睛，瞥见床柱上爬过的大角虫，用一对锹甲试探着前行。他惊讶于自己偷偷滋生出的一点堕怠的私心。昆仑修炼时，天尊从虚无境将他唤起，要他平戾气，历邪魔，修得道法自然。

他修不得，前尘难却，连仙家借来一缕魂魄都难成气候。母亲惩罚他的无能，抛下他，他

成了没娘的孩子。父亲要以极刑杀死他。而他的记忆清朗了些。又想姬发为了他劫法场，想西岐的麦酒，八月夜桂花，落回此刻温暖的床褥。

这是第一次，他想化成蛹，躲进年轻爱人的怀里。他如此温柔又坚定的爱人，总是丝缎般裹住他脆弱的触角，替他织起一个柔软的茧。而他就在茧里重生。

身侧的人动了动，迷迷糊糊的，用手背去探他的鼻息。殷郊轻轻覆住他的手。我好好的呢，快睡吧。

于是西岐的少主又浅浅睡过去了，直到农户的鸡叫了三次，一夜无梦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